

影印  
文淵閣

四庫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三八六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 本冊目次

郝氏續後漢書(二)

春秋別典

元 郝 經撰……………一

明 薛虞畿撰……………五八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膳錄監生臣嚴續曾  
膳錄監生臣徐元秀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列傳第六十九上

馬山

郭泰

何遜

黃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元郝經撰

庚桑賈叔

王柔

譙

鍾皓

申屠蟠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張玄  
元陵素閑

屈伸隱顯天之道也惟其時而已矣故易曰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進退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曰遯世無悶不  
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又曰  
遯而亨也與時行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好遯君子吉嘉  
遯貞吉肥遯無不利聖人作易於進退隱顯之時諄諄  
諦切如此欲人之審之而不違也蓋世治而君子道長  
宜信而顯進之時也世亂而小人道長宜屈而隱退之

時也時之進也道行而得其泰時之退也道全而得其

高故立朝則為賢臣在野則為高士其道一也殷周之

衰隱者眾矣稱於仲尼之門者曰箕子泰伯伯夷叔齊

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

儀封人楚狂接輿秦漢而下見諸載籍者則夏黃公東

園公綺里季角里先生邵平魯兩生鄭子真原注漢書

東陵侯泰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

東陵瓜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共起朝儀魯

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觀今天下

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

年積德而後可與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

公往矣毋汙我谷口鄭子真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

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

子真遂不誦而終三輔決錄子真名模子真其字

新

莽之世著稱者則梅福兩龔郭欽蔣詡逢萌原注漢書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三

自愚或潔己以全操逃山林放滄海被髮煙霞之表浪

跡江湖之上超然以求其志不息其明不失其真不違

其時遂為一世高人視患失之徒奔走於形勢之間者

若龔壤然建武初嚴光周黨原注後漢書嚴光少有高

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

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

之後齊國上言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

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駕即日幸

其館光臥不起帝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除為諫

議大夫不屈乃封於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

周黨飾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

建武中徵為議郎遂將妻子居滎池復被徵不得已乃

著短布單衣數皮縢頭待見尚書及引見黨伏而不謁

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詔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

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

居而以孔光張禹之徒依違無恥揚雄劉歆脂腴祿仕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三

原注漢書孔光哀帝時為丞相封博山侯平帝立太后

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莽權日盛光凡為御史大

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前後十七年張禹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以師賜爵

關內侯拜光祿大夫帝舅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

禹與鳳並領尚書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永始元年

之問日蝕地震上書者皆譏切王氏車駕至禹第問禹

以天變因以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孱

弱恐為所怨乃謂上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

言命不語怪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

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

言命不語怪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

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

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

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

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

以善應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由此不疑

王氏 楊雄成哀問與并賢同官并賢為三公而雄三  
世不徒官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并墓位雄復事之作  
劇泰美新文稱并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  
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其無失乎辟雍  
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典服以表之復其并  
刑勉人役唐矣夫及并誅甄豐父子投劉棻四衛連及  
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起不能  
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  
作奇字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  
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 劉歆少與并并  
俱為黃門郎及并持政遠中聖叔尉義和京兆使治明  
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  
歷譜并墓位以 宗室列侯公卿將軍二千石守關而獻  
為國師加信公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四

立故也方世祖中興偃然不屈輕萬乘茂富貴引而自  
高激成東漢風節以維統體為天下大開則又異乎曩  
時逸民伯夷不獨為聖之清而師百世矣厥後帝德下  
哀邪孽專政公卿大臣爭大義於上處士抗憤持清議  
于下犯難而行不以為悔而郭泰諸賢隱然其間不受  
爵祿不為激絕潔已懷道凜凜高氣倚薄天日小人亦  
知敬仰而不敢加害社稷增重者猶六七十年曹丕已  
篡而管寧濯足遼海却三公而弗顧獨為漢室遺老嚴

光之力也故范曄作東漢書特為逸民篇以著光之事  
今繼曄史斷自郭泰而下復為高士篇以明時止光明  
之道云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  
縣廷泰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  
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雒陽始  
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  
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泰惟與李膺同舟而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五

濟眾實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  
或勸泰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  
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  
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中一角墊注  
丁念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與陳留夏

馥河南尹勲泰山羊陟東郡劉儒謹案後漢書八顧有  
范滂而無劉儒劉儒

在八陳國蔡衍渤海巴肅南陽宗慈天下號為八顧  
屬中

原注後漢書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三郡八後  
錄夏馥字子治陳留國人官至太常天下恭雅夏子

治尹勲字伯元河南鞏人官至尚書令天下英落尹伯  
元羊少字嗣祖泰山梁父平陽人官至河南尹天下清  
若羊嗣祖劉儒字叔林東郡發干人徵為議郎天下強  
金劉叔林蔡行字孟喜陳國項人官至冀州刺史天下  
雅志蔡孟喜已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官至潁川太守  
天下臥虎已恭祖宗慈字孝初南陽安衆人徵為議郎  
林宗天下和雍郭林宗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

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原注謝承漢書遺母

瘠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

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泰及汝南袁閔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六

得免馬遂閉門教授弟子謹案後漢書作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泰哭之慟既而嘆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爾明

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來會葬者千餘人原注謝承

漢書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弘農西谷關以西河內

蕩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簪彌路柴車輦裝塞塗蓋有

萬數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

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爾

原注蔡邕郭有道碑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其先  
出自周王季之穆有執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

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  
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度量弘深安度廣大浩浩焉  
汪汪焉與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  
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國緯周流  
羊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振發言之未絕于時纓  
綬之徒紳佩之士望行表而影附瞻嘉聲而響和者猶  
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  
勤誨童蒙蒙穎馬用袂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  
致辱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滿  
壑之遐迹臨臬斧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  
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  
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實念乃相與推先生  
之德以謀不朽之事余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  
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關斯禮於是樹碑表墓  
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今問顯於無窮其辭曰於  
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凌如山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七

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瑞重  
似九符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指紳言觀其高  
棲運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  
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揭其光耀嗟爾  
來世是

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原注謝承漢書泰之所

則其效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

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

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

生犯法見斥郭林宗嘗遇諸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  
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駟卒為齊之

忠臣魏之名賢

原注呂氏春秋曰顏涿聚梁父大盜也學於孔子左傳曰晉伐齊藏于黎丘齊

師敗績親禽顏庚杜預注曰黎丘也顏庚齊大夫顏涿聚也又曰晉荀瑶伐鄭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子

屬孤子三日朝故乘車兩馬繫五色馬召顏涿聚之子

晉曰服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呂氏春秋曰段干

木晉國之駟說文曰駟會也謂合兩家之責買如今之度市也新序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遂致祿

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

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

然也阻于朗反

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又曰顏回好學不貳過

慎勿

論語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八

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已甚是益便為亂也

原後忽更懷怨結客欲報諸生

草蔬與客同飯

原注草蔬也

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

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

原注十三州志曰楊氏

縣在今魏郡北也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

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

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遊潁

川鄆陵人也少給事縣廷為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勸

遊學官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

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

起號曰徵君

謹案目錄此下有賈淑傳今闕

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

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

議阿枉敗名云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

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

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嘆曰

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

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

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

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謹案目錄此下王桑

字叔優弟澤字季道郭泰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

共候泰以訪才行所宜泰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

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其言柔為

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謹案後漢書郭泰傳此

之中云云七十餘字又此書郭泰傳目錄所附諸人次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恥之委去後

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夙性高簡每見融輒絕他賓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袂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

泰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

是知名原注謝承漢書融見林宗便與之交又紹介於

膺以為海之明珠未耀其光為之鳳凰羽儀未

艾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雖中士

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原注謝承

子父曜名遠近聲價已定傲辟不就療病京師不通賓

客公卿將相大夫連門生旦暮問疾郎吏公府掾屬雖  
得見也 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

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

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

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

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

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

守馮懿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

韓卓孔伋等三人原注謝承漢書馮懿字德山性慷慨

冉為功曹韓卓為主簿孔伋為上計吏袁山松書卓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

欲為具棺服融不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惟妻子可

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原注謝承漢書潁川張元祖

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上古道非不清妙且禮設棺槨

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贏車牛命融以給殯

融受而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泰同好亦名知人優

游不仕並以壽終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為書生淳默鄉里

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為蒲亭長原注謝承漢書

長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難家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羣居還就饗學其剽輕遊恣者皆役以田桑嚴科罰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違養道忤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舍廬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爾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因貽孝經一卷使誦讀之元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十三

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泰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泰嗟嘆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宴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十三

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玄最知名

謹案大興續後漢書符融傳後有仇覽傳其文與後漢書簡史傳所載畧有增改而

目錄脫漏今仍列於符融傳後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廨後後為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

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眾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善則稱

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異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太丘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縣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

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有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

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已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今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厚欲時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縣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

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哀麻者以百

數共刊石立碑謚為文範先生

原注先賢行狀大將軍何進遣官屬弔祠為謚

六子紀謀最賢

原注蔡邑陳太丘碑先生諱定字仲弓

兼資九德總脩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若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舍行藏

進退可度不徵許以干時不違貳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年歲太立一

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漬下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數省時年已七十遂隱立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

公前後招辟使人晚諭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起補三事舒保金紫光國垂歎先生曰絕望已久歸巾待期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而已皆遂不至孔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哀職羣僚頌之皆舉手曰穎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薨於職文

寫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西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

時服素棺槨財用輒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僚莫不咨嗟嚴數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

敬士陳君稟賦清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勉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于時靡憲播紳儒林論德謀猗謚曰文

範先生傳曰郁都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遺令史祭

以中宰判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

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賢造官屬掾史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茲與比縣會葬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遂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

一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我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吳宮既喪斯文微言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紀字元方亦以至

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雍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

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為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

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嘔血絕氣雖哀服已除而積

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像

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雒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

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為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

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為陸

海今關東兵起恐雒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宮室今欲

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脩德政以懷不

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為公宜事委公卿專精

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

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復辦嚴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

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

於官子羣為魏司空原注魏志魯國孔融才高倨傲年

由是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

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

鴈成羣當世榮之諶早終原注范曄論曰漢自中世以

矯潔放言為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苦夫收堅已叫呼之

矣故時政彌憐而其風愈往為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

度也擬於德則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身而

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

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

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

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

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

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

前後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

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聲教廢於上而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

風俗清乎下也

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

議曰嘗讀蔡邕所作郭有道陳太丘二碑高風絕跡邈

不可及有伯夷之清而不隘有柳下惠之和而不流鸞

鳳翻翥而不忤于臬隄蘭桂芬烈而不蔽於櫟棘國無

道至死不憂怡然而不戚戚焉天下莫不高之則顏氏

之徒也范滂謂泰隱不離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范煜謂寔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

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

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

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

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

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常以膺言白皓皓

曰昔國武子好招原注音招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

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

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

招九膺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

議曰嘗讀蔡邕所作郭有道陳太丘二碑高風絕跡邈

不可及有伯夷之清而不隘有柳下惠之和而不流鸞

鳳翻翥而不忤于臬隄蘭桂芬烈而不蔽於櫟棘國無

道至死不憂怡然而不戚戚焉天下莫不高之則顏氏

之徒也范滂謂泰隱不離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范煜謂寔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

侯不得友范煜謂寔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

侯不得友范煜謂寔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

行成乎身而道訓乎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可謂知二子矣嗚呼方帝棟弗隆戚宦構難亟去疾走猶懼厭焉憤然矯激與之角死黨人之所以及也其視二子遠矣哉張讓之弔或以病寔夫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則亂孔子之所以見南子及陽虎也喪紀不廢不惡而嚴夫何病哉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三

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閭所

原注閭舊作閭非也袁閭字奉高閭字夏甫下言奉高則閭也

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

顏子寧識之乎閭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

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固然若有失也其母問

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為不

及既親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

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

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泰少游汝南先過袁閭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原注郭泰別傳時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鑿不輟泥從叔度乃彌信宿也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

憲初舉孝廉

原注杜預女戒憲與同郡周子居父伯堅郭伯向封武興盛孔叔號汝南六孝廉太守張儉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儉死子居等遂

駐行喪儉妻於極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邱居於是

與伯堅即日解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又辟公府友人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

三

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

八而終天下號曰徵君

謹案通鑑綱目漢安帝延光元年書汝南黃憲卒以史家限斷

論不當入三國此特因郭泰等牽連入之耳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為諸生學嚴氏春秋京

氏易歐陽尚書兼綜風角河圖七緯推步變易恭儉義

讓閭里服其德化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四察孝

廉五辟公府三舉茂才皆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

署功曹穉不免見之

謹案後漢書不見字既謁而退蕃在郡

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

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上

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

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

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

京兆韋著原注謝承漢書著為三輔冠族少節操治京氏易韓傳博通術藝潁川李曇

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

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

欽定四庫全書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閔韋著孰為先後蕃對曰閔

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

直不縷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

出宜當為先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

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豫爰一雞以縣絮一兩漬酒以

裹雞至冢外以水漬縣使有酒氣白茅藉飯置雞而酌

哭畢即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泰等數十人

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

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

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泰有母

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

泰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

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年七

十二子肩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

請相見因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橫皆敬肩禮行轉相約

救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雲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

欽定四庫全書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上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與徐孺

子等海內稱為五處士焉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原注謝承漢書祖父豫章太守

父任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

常共被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繫嗣當

立乃遞往就室原注謝承漢書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既年少又服屬肱感凱風之孝凡弟同

被而寢不入房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

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

不應徵聘肱嘗與李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

弟更相爭死盜遂兩釋之

原注謝承漢書肱與季江俱東車行過野廬為賊所劫取

其衣物欲殺其兄弟肱謂盜曰弟年幼父母所憐慈又

未聘娶願自殺身濟弟季江言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

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戢刃曰二君所謂賢

人吾等不長妄相侵犯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

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亦不復受但掠奪衣資而

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

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肱與相見皆叩頭

謝罪而還所畧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

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

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

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

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告其友曰

吾以虛獲實遂籍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

政在闇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

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原注謝承漢書肱帝手筆下詔曰肱抗違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

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

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

石頌之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

除不進酒肉十餘年廬于墓側致甘露白雉每忌日輒

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之從母兄李

士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為諸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

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

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家貧傭為漆工郭泰見而奇

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曰申屠蟠稟氣

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

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

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前

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不復顧盼遂隱居精學博貫五

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犂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授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有道不就

原注謝承漢書詔書令郡以禮發遣蟠到河南萬歲亭折轅而旋

先是京師

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議論後蟠友人陳羣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琬為

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之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遊人間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  
卷六十九上

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

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惟蟠處亂未終全高志年四十七終于家

議曰林宗仲弓高標跨世表表焉終而莫不則焉叔度